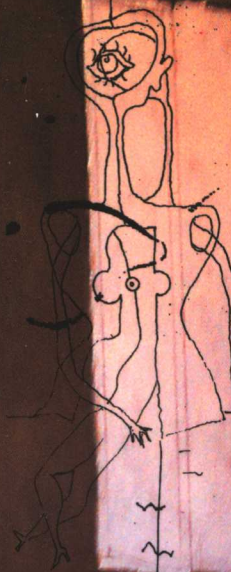


大艺术书房

啸声

◎著



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BALTHUS ET SA PASSION POUR LA CHINE

*Je ne me vante
que l'opéra de Pékin tout incarnant la Chine
le remède au pays du Japon 中国
son frère*



艺术书房
肖关鸿主编

啸声◎著

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2AP39/9x



文匯出版社

7416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 啸声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4. 8

(大艺术书房)

ISBN 7-80676-577-8

I. 巴... II. 啸...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30346号

· 大艺术书房 ·

斐堂入室集——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著者 / 啸声 责任编辑 / 任雅君

特约编辑 / 汤中仁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版式设计 / 徐进 王月琴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装订 / 上海长阳印刷厂

版次 / 2004年8月第1版 印次 /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 640 × 940 1 / 16 字数 / 150,000 (彩页40面)

印张 / 17.625 印数 / 1—6000

ISBN7-80676-577-8 / J·016 定价 / 34.00元

古 希腊神话里讲，奥林匹斯山上有九位美丽而智慧的少女，她们是万神之主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是分司音乐、诗歌、戏剧、舞蹈、悲剧、抒情诗、史诗和天文的九位缪斯，是她们给文学家和艺术家带来了灵感。这是人类对艺术最初的认识和分类。

以后，缪斯女神走下了奥林匹斯山，走进宫廷、走进沙龙。再以后，她们走向社会，走向公共空间，走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艺术不再是祭品，不再是象牙塔，也不再是生活的点缀，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就是生活本身，她关系到生活的品质和生存的环境。

这段历史的进程，走了几千年，缪斯也由女神变成了平民。

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艺术的进步。

我们把这套丛书命名为“大艺术”，就是想与一般的艺术丛书有所区别。我们走出纯艺术的框架，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最广阔的领域，把艺术的触角伸展到过去人们并不认为是艺术的层面；同时，用更新颖的观念，更丰富的视角，更多样的形式来讨论艺术，力图给人不拘一格、耳目一新之感。

艺术之大已不再是少数艺术家的专利。但只有到大多数人都来关注艺术、创造艺术和享受艺术时，艺术才真正是大艺术。

主编

写在前面的话

九八四年，我受国家选派，以两年时间在巴黎进修西方艺术史。此后，又多次应邀赴欧美诸国考察和讲学。我因此有许多机会，接触当今世界艺术界的精英。想必是我来自中国，便格外承蒙他们的高情雅意，纷纷请我登客堂，入画室，谈艺论道，交友结好，使我有生活在艺术与友谊之中的幸福。

我陆续把他们介绍到中国，得到普遍而又热烈的反响。我所介绍的，诚然不足以勾画出二十世纪艺坛的全貌，但也确实涉及其中堪称精华的那个部分。

当今之世，天下熙熙，艺坛攘攘。虚无主义的猖獗，使得艺术在某些人手里，不仅沦为“个人手淫的表现”（西凯罗斯语），而且在催促人类在反文明的进程中走向自我毁灭。我的工作虽则是研究介绍外国文化艺术，但却抱定甄选优异、拒绝垃圾的宗旨，为的是传播美好，促进我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分享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互勉互励，再创各自的辉煌。我们是文化上的泱泱大国，理应有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和雍容大度。然而，在我们重新回到世界各民族大家庭里的时候，面对一个变化很大的世界和一个变化更大的艺坛，也应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切忌因为认识上的糊涂，甚至为贪恋眼前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去迁就那些并不适合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标准。否则，殖民地意识势必泛滥，民族精神则再难伸张。

二十年来，我这样做了。

如今回顾，想来不算徒劳。于是，想起要整理旧文，汇编成集，以期还有作为一份资料保留下来的价值，或许可以多少反映我们这个开放的时代。

我所介绍的各国艺术家，都是曾经访谈并交上朋友的，所以文集敢称《登堂入室集》。集中也收录了介绍几位我无由拜识的已故艺术大师的文字，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通过我而在身后与中国结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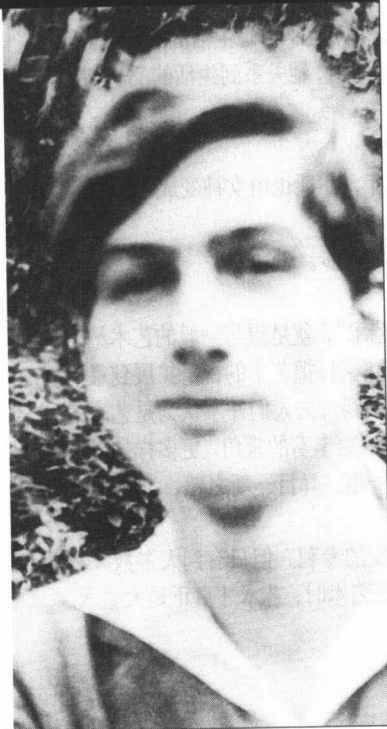
文集编成，可是书中谈到的友人皮尼翁、塔马约、祖尼加、让克洛、富热隆、巴尔蒂斯和奇伊达，都先后辞世，已然同我生死隔途了。他们不但活在我的心里，而且会永远活在他们的艺术中。

二〇〇四年四月
写于上海浦东

· 登堂入室集 ·

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巴尔蒂斯的艺术 001

巴尔蒂斯与二十世纪艺术 020

巴尔蒂斯访问录 028

他——为巴尔蒂斯画作来华展出而作 038

喜读《巴尔蒂斯致北京书》 053

悼念B 056

巴尔蒂斯致啸声书简 057

下编 从罗丹到戈蒂埃

罗丹，罗丹！ 067

马约尔：我要找的，是意念 078

爱德华·皮尼翁 094

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106
——为富热隆从事艺术五十年而作

贝当古的彩色镶嵌高浮雕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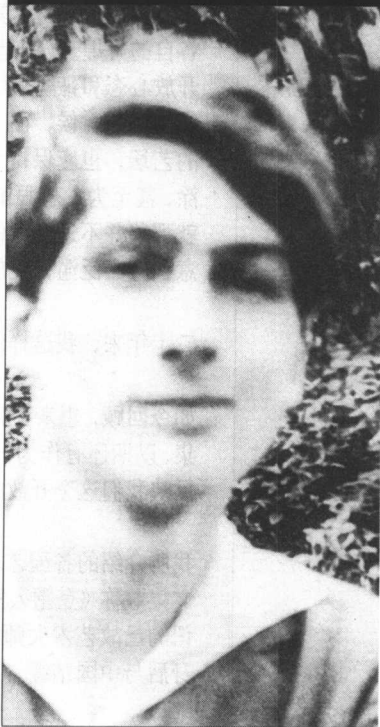
伊普斯特吉 140

- 152 匠心补造化 钢铁焊诗魂
——谈“铁匠”费罗
- 161 基诺《从中国归来》
- 166 赵无极与抒情抽象
- 174 咖啡馆里的影影绰绰
——特吕费米斯的城市风景画
- 179 “三维画家”马松
- 188 文人画家奎科
- 209 心灵在苦难中净化
——让克洛的泥塑艺术
- 224 加鲁斯特进退之间的文学性绘画
- 231 扎弗朗的楼梯
- 238 皮尼翁—埃内斯特的“干预”
- 249 法国漫画家“三剑客”
- 253 “洗衣船”三房客
- 265 回到艺术
——谈戈蒂埃的旅行写生

· 登堂入室集 ·

巴尔蒂斯和他的中国情结

目录



巴尔蒂斯的艺术

现实并不是你所见到的那样。我们可以是表现非现实世界的写实派，也可以是表现不可见世界的具象派。

——巴尔蒂斯

他在朴素简陋的画室里，站在窗前，一动不动，浑如一尊雕像。那扇窗，洋溢着融融的光，却不见外面的景色。他想必是看见的。他见到了什么？或许，他视而不见，思绪飘落到景色以外的地方？……我们无法知道，但却被这沉默的背影吸引，随着他的思绪越出画室，透过画面，趋向一个遥深博大的莫名境界。他，在《画家与模特儿》（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中，又一次向观众背过脸去，把背影留给我们。这个背影，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一九三七年的《山》中，它就出现在右端远处的山坡上；在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的《圣安得烈商业巷》里，它再度沉浸在孤独的氛围中，虽然手里多了一条棍面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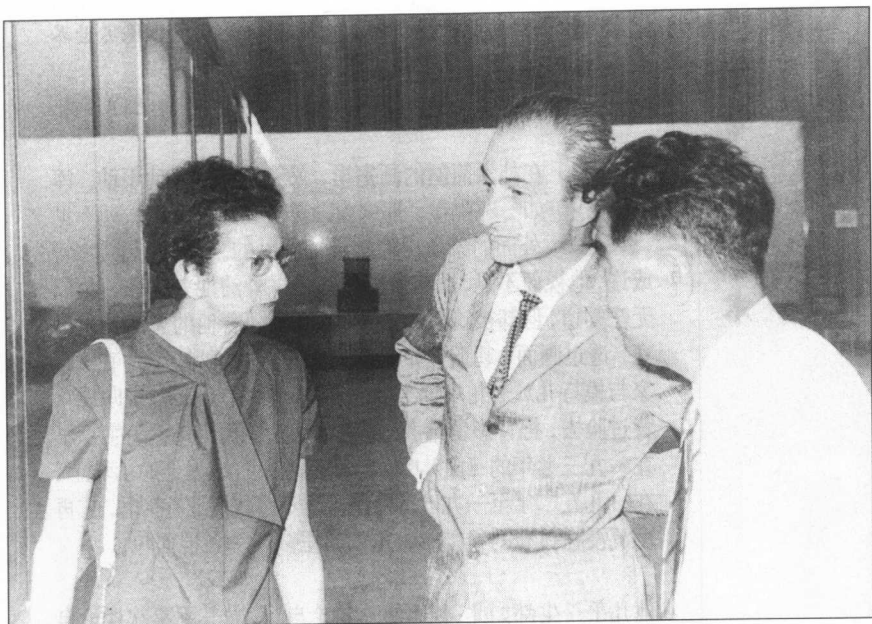
他几乎一生都如此。他不喜欢谈论自己，尤其不喜欢谈论自己的作品。他只是潜心作画；不应邀赴宴，不收信作答，不公开自己的地址和电话；他回避新闻记者，几乎不接受采访，不让人给他照相。他仅同少数朋友往来。但如今，贾科梅蒂、加缪、马尔罗、皮埃尔·马蒂斯都已作古，他益发离群索居，把自己关在瑞士山间的木屋里。

他面对着自己的世界，将背影留给世人，把迷雾留给评论家。对他的艺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然而，大家又都异口同声，说他的为人像个谜，他的作品更是个谜。他依然健在，仍旧作画，却已经成为传奇中的人物。

而毕加索却称颂他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

他的名字便是：巴尔蒂斯。

他的原名全称是巴尔塔扎尔·克洛索夫斯基·德·罗拉（Balthasar Klossowski de Rola）；巴尔蒂斯（Balthus）是他从艺后使用的笔名。他的祖上是波兰贵族，“德·罗拉”便是封号。一八三一年，俄国镇压了波兰争取独立的起义；巴



20世纪60年代，受马尔罗任命为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的巴尔蒂斯

尔蒂斯的祖父离开波兰。他的父母继续了这种流亡生活，辗转于瑞士、英国、法国之间。正是在这种迁徙中，巴尔蒂斯于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巴黎出世，成为法国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又迫使这一家人飘泊于德国及瑞士。巴尔蒂斯在日内瓦度过了大半个童年。

他的父亲埃里克·克洛索夫斯基(Erich Klossowski，一八七五年生，一九四六年卒)，是位艺术史家，也作画；母亲伊丽莎白·多罗泰(Elisabeth Dorothea，一八八六年生，一九六九年卒)，是位画家，以巴拉迪娜(Baladine)的笔名展出作品。在这个家庭里，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博纳尔、德兰、马尔凯等著名画家，以及像里尔克这样为现代文学奠基的大诗人，都是这家人的密友。幼年的巴尔蒂斯耳濡目染，便同艺术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他从未踏进美术院校的大门，只是通过自己摸索，间或得到博纳尔等前辈的指点，而终将绘画当作毕生的事业。

一九二四年，巴尔蒂斯从瑞士返回巴黎居住。一九二六年，

首次旅意,对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艺术家发生浓厚兴趣,临摹了皮耶罗·德拉·弗兰切斯卡、马索利诺和马萨乔等人的壁画。一九三〇年,服兵役,被派到摩洛哥,役期为一年又三个月。一九三四年,首次个展在巴黎皮埃尔画廊举行。一九三八年,首次在法国以外(纽约皮埃尔·马蒂斯画廊)举办个展。一九三九年,应征入伍;同年未因负伤而退伍。此后便在法国萨瓦农村、瑞士伯尔尼和日内瓦等地躲避战乱。一九四六年,重返法国。一九六一年,受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任命,担任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至一九七七年卸任。同年,移居瑞士罗西尼埃镇,至今在那里生活和工作,间或也到法国或意大利小住。

他,一位现代西方世界真正的山中隐士,虽在耄耋之年,作画犹勤。法国评论家普拉(V.Prat)说得好:“这个作画五十多年并成为当今画坛宗匠的人,只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名字。”

然而,署着这个“没有面目的名字”的绘画,却向我们道出了这位杰出艺术家的心迹。

巴尔蒂斯的艺术生涯有一个十分有趣的开端。这位绘画上的自学者,弱龄早慧。他在十二岁时,为自己得猫复失的事,画了四十幅墨笔连环画:他拾到一只弃猫,将它收养在家,朝夕作伴,成为最心爱之物,不可须臾离开;但最后猫神秘失踪,这位小主人公不胜怅惘。在这套题为《咪仔》的连环画中,居然人猫情态可辨,分图叙事连贯,画面构图及黑白分布不恶,出自儿童之手,当是难能可贵。难怪大诗人里尔克欣然挥笔,为之作序,并于次年(一九二一年)予以出版。

他得到周围包括博纳尔在内的许多前辈的鼓励与指点,在绘事上进步既快,志向更坚。在十四岁上,又为一出中国元剧设计了一个舞台模型,并将它送到慕尼黑市立剧院。惜乎该剧后来未能上演,这位小艺术家的作品也就没了用武之地。

为舞台剧设计布景,竟成了巴尔蒂斯此后艺术生涯中的一件乐事。他为之服务过的剧作有:莎士比亚的喜剧《皆大欢喜》、安托南·阿尔托根据席勒及斯丹达尔的作品改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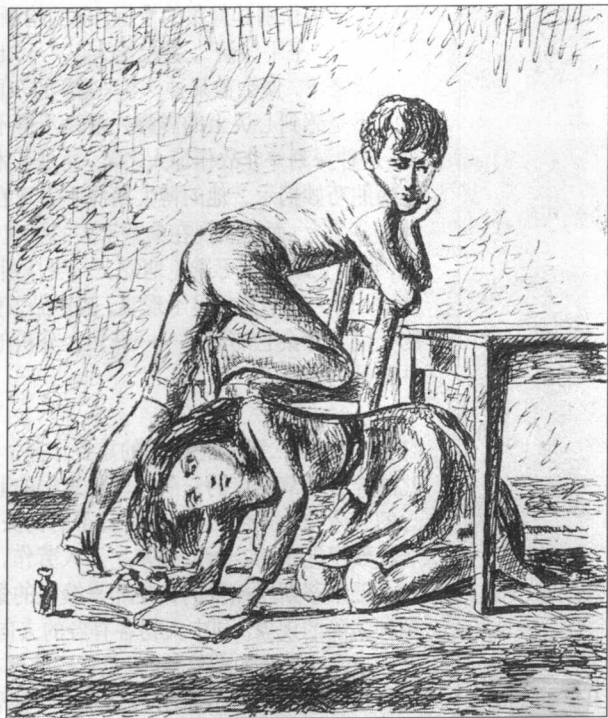
巴尔蒂斯：《咪仔》
之二十三 1920年 纸
本墨笔画(画家供稿)



《钦契一家》、加缪的剧作《戒严》、莫扎特的歌剧《大家都如此》、乌戈·贝蒂的《山羊岛的罪恶》、莎士比亚的悲剧《尤利乌斯·凯撒》。有趣的是：他在一九三四年为《皆大欢喜》作布景时，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同年在巴黎举行的首次个展也仅是毁誉参半而已。但到一九六〇年，他已然在西方世界名重一时，却依然兴致勃勃地为《尤利乌斯·凯撒》装饰舞台。这都是因为他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

巴尔蒂斯爱好文学，并有极高的鉴赏力。他尤其欣赏英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虽则通过翻译了解后者。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是他十分喜爱的读物；特别是作者对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这两位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及心理活动所作的敏锐剖析和抒情描写，引起他强烈的共鸣和创作欲。他为此书画了一组羽笔插图（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共十四幅，草稿及变体

不计在内，并于一九三五年在《弥诺陶洛斯》杂志第七期上发表其中七幅(包括若干草稿)。这套插图很有特色：他所创造的奇崛矫情乃至荒蛮怪诞的境界，与小说中的气氛十分吻合。即如凯瑟琳面对雷雨将至的荒原狂奔呼嚎的那幅，全仗粗率有力的勾勒和密匝重叠的交叉线，创造出此情此景之下的完美意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这些作品已经反映出巴尔蒂斯善于运用画面构成的力量。他利用人物的平直或倾斜、蜷缩或伸展、折叠或扭曲等各种形状，巧妙地同背景上的直线、曲线、折线或其他几何形体结合起来，造成画面的不同节律和情绪：平稳中的险峻，流畅中的抑制，开放中的封闭，正常中的奇特……以加强作品的力量。他在以后的作品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手段，并将它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他高于同代画家的绝招。巴尔蒂斯偏爱《呼啸山庄》，后来又将插图中的几幅改画成独幅油画。例如，把小



巴尔蒂斯：《呼啸山庄》插图之“因为凯西把自己学的东西教给他”（第六章）
1933年 纸本钢笔画
50.4 × 41 厘米(画家供稿)

说第八章希斯科克利夫问凯瑟琳(爱称凯西)“那你为什么要穿这件绸裙子?”的情节改画成《凯西的梳妆》,把第六章“因为凯西把自己学的东西教给他”的插图改画成《孩子们》——此作被毕卡索买去,如今则成为巴黎毕卡索馆藏藏品。

巴尔蒂斯不仅博览西方名著,而且熟悉我国文化:《西游记》竟是他爱不释手的“床头书”。他学识渊博,风流倜傥。他的修养使他在乍一介入绘画领域时,便在一个极高的层次上,出手不凡,格调脱俗。

巴尔蒂斯作为探索者,主要不是在物质世界中寻找题材,而是在精神领域里漫游。他曾对笔者说:“我希望表现事物后面的东西,也就是说,表现我们这个世界上可见事物背后的东西;它是真实存在的。范宽他们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并不是只画眼前看到的事物。那才是真正的艺术。”他有敏锐的观察,深入的分析,尤其善于从最普通、最平凡、最常见的日常生活中作别具慧眼的发掘。他的绘画,初看时似乎“貌不惊人”、“平平淡淡”,甚至给人以“不知所云”的印象。但当细读之下,便会被某种“不平常”的东西吸引住,渐渐入彀,于是感到心灵上的震颤,最终不得不佩服艺术家的深刻。这种深刻并非故作惊人之笔,而是艺术家求索心灵所达之境的巧妙揭示。他的博大精深不表现在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斗争上,而是表现在刻意于人的灵魂深处探赜索隐。为此,他的艺术便不可避免地蒙上一层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然而,因为他毕竟立足于现实,其作品虽然像谜,但是我们终究能够意会它的谜底——诚然,分析他的画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街》(一九三三年)是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堪称其成名之作。此画描绘巴黎街市的一隅,即他寓居的菲尔斯当贝格街左近的波旁勒沙托街。这一寻常日子的街头景色,几乎是巴黎居民熟视无睹的:行人往来,工人劳作,孩童嬉戏……然而,巴尔蒂斯所捕捉的,是熙来攘往的景象中人与人之间精神阻隔的现象。画中人物各有各的去向,各有各的心思:迎面走来的男孩如在梦游;只见背影的黑衣少女似乎也在做白日梦,下意识地给男孩让路;那个母亲臂弯里的那个幼儿

俯视着手中的图画；白衣工人的面孔干脆被肩上的木板淹没；饭店的侍者呆立出神；小女孩专心致志地拍球；少年袭击姑娘，前者为内心的欲念唆使，后者——这是画中惟中的一个——被迫从自己的精神世界惊出，落到现实的地上。这种精神上封闭、阻绝或冲突，正是时时处处可见的现实，已为世人所见怪不怪。画家的敏感就在于：从我们习以为常而不予思索的地方，挖掘出其中的隐匿，昭示世人。其木偶式的人物造型和舞台布景式的景致描绘，都有良苦的用心，意在塑造一种相应的呆板而冷漠的氛围。二十年后，他又画了《圣安得烈商业巷》（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重复了《街》的题材，但思想却有所改变。画中描绘的是星期日的巴黎街景。商店都关了门，只有面包店除外。但是，巷里还有人迹：画面中央的男子买好面包，孤独地回家；佝偻的老妇人径直走自己的路；从门里走出的，可能是个看门女人；三个孩子在街边玩耍；蜷缩在对面人行道上的老人注视着他们；前景立着一个女孩，陷于沉思……人们依然各有所务，孤独者自是孤独，游戏者自是游戏，沉思者自是沉思。三个嬉戏的儿童总算给这个冷漠的世界带来些许欢愉的气氛。他们在对面老者的眼里，似乎是一个幻像——那个摆弄玩偶的幼童灵光熠熠，不正是老人目光所赋予的吗？这一“幻像”，或许勾起他恍如隔世的遥远记忆，或许促发他对渺茫未来的依稀憧憬。而那个伫立的女孩，如同在对现实的命运提出质问：人生无忧的时刻何其短暂，心灵相通的途径何其堵塞，而孤寂和阻隔却又何其像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说《街》是画家对社会现实及精神现象所作的冷静观察，那么《圣安得烈商业巷》则寄寓了作者的感怀，使作品于冷峻中流露出一丝哀婉的欢快。《山》（一九三七年）属于同一类型：一群登山者，虽然置身于良辰美景，却无赏心乐事的意趣，或疲惫以致于站立不住，或倒地昏睡如死；落日余晖竟引起少女的愁思，而暝色苍茫，直将吞没山坡上渐去渐远的那个形影相吊的背影……这依然是一个社会的缩影，虽则变换了舞台。

无疑，这几件作品传达出艺术家面对社会与人生的苦涩心情，同时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社会的精神状态。

巴尔蒂斯为友人所作的肖像，则要亲切得多。其中，《安德

烈·德兰》(一九三六年)和《约安·米罗及其女多洛雷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尤其精彩。德兰是巴尔蒂斯自幼熟悉的前辈,是野兽派的一员,其画风强悍沉重,好用黑色,作画严谨而且不知疲倦;他本人身材伟岸,气度森严。巴尔蒂斯把他处理为紧张作画中的间歇,虽然娇小的模特儿已经十分疲劳,而德兰却兀自挺立,沉重的身躯几乎占据整个画面,直视的眼神在空中虚拟,嘴唇紧闭,似乎整个身心仍然为创作的思绪所萦绕……他仿佛要夺框而出,从画面上向我们走来。这幅肖像以棕、黑为主要色调,更令人想起德兰的色彩,从而生出“德兰肖像必得如此”的断语——这也足见作者的用心。米罗的为人和蔼谦逊,作画烂漫天成。他在巴尔蒂斯的画中便退缩到后面,衬着黑白参半的背景(水平分割)和女儿黑白条纹的裙子(垂直分割),以及通过搂抱女儿而形成的曲线扭结,组织在富于奇趣的构成中。

这位艺术家虽对自己的相貌讳莫如深,但终究还是为自己画了几幅肖像。《自画像》(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这幅肖像画得随意、潇洒。它简直是一件寓意作品:消瘦的面容给人以锋利的感觉;诡谲的微笑仿佛魔鬼在嘲弄世人;半隐的目光又像洞穿外部世界的一切隐匿,又像审视内心深处的种种欲念……

他在早期作品如《凯西的梳妆》和《猫王》(一九三五年)中,自己还曾“粉墨登场”。《猫王》一画,更是一幅寓意性的肖像,由画家本人赠送给一个戏称“森林女王”的英国女友,所以画上的文字以英文写出“猫王自画像,本人所绘,一九三五年”。巴尔蒂斯爱猫,少年时曾自称“猫王”。此作虽属笔墨游戏,却是十分奇特:那根鞭子是刚愎自用的“猫王”施暴的工具,象征绝对权威;而“猫王”的心则被征服欲和统治欲所胀满,但他以这样一根足以驯服狮虎的鞭子所征服的,却是猫;象征邪恶诡诈的猫在高压之下驯良温顺,但在十足的媚态中隐约流露出伺机反叛的阴险心理。权欲盛极时的空虚,奴颜婢膝中的反抗,构成人猫之间心理上的交战与冲突;然而,猫即是人,人即是猫,人猫又合二而一。

巴尔蒂斯的有些作品,特别是《吉他课》(一九三四年),曾

经被指责为色情画。对此，画家本人甚感愤懑，乃至悲哀，以致于在半个世纪后，即一九八四年于巴黎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为他举办大型回顾展时，他仍旧拒不同意展出这幅画，说是要等观众能够理解之后再说。艺术创作中的性题材，巴尔蒂斯《吉他课》的表现，应该如何看待？这是研究巴尔蒂斯艺术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众所周知，从希腊、印度等古文明直至今天（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文艺创作涉及性问题的现象几乎未曾中断，即如伦勃朗、米莱这些被公认为极其严肃的艺术家，也有这方面的表现。因为，这本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古今涉及这一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有原始的性崇拜，也有下流无耻的宣扬；有笔墨游戏，也有严肃的研究。一概而论，不是科学的态度；用道学家的眼光看问题，恐怕就更不能考察



巴尔蒂斯：《吉他课》1949年 纸本铅笔画 29 × 19 厘米
(画家供稿)